

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主办

圣经文学

Biblical Literature Studies

研究

第八辑 · 2014春

主编 梁工

副主编 程小娟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主办

圣经文学研究

第八辑 · 2014春

主编 梁工

副主编 程小娟



Bit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文学研究. 第8辑 / 梁工, 程小娟主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10103-0

I. ①圣… II. ①梁… ②程… III. ①《圣经》—文学研究

IV. ①I1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2712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e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22千字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2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02-010103-0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专题论述

- “作为文学的圣经”在西方 [美]勒兰德·莱肯(1)
诺斯洛普·弗莱:在原型与类型学之间 [美]罗伯特·奥特(19)
多元化圣经批评的当代景观 梁工(37)

圣经与翻译

- 德里达《巴别塔》的翻译思想 陆扬(59)
圣经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方法 任东升(78)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圣经翻译批评
——译者行为研究(其十一) 周领顺(90)
《钦定本》翻译群落的生态理性 高玉霞 任东升(102)
从温州方言《新约》的词汇短语看影响苏慧廉的翻译因素 杨洁(112)

圣经与文学

- 圣经的(俄)罗斯化:
古罗斯文学及其向现代俄罗斯文学的转化 林精华(124)
现代希伯来文学对“以撒献祭”母题的阐释 钟志清(167)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圣诞节精神及耶稣之爱 孟令花(186)
《珍妮特的忏悔》与福音叙事 徐颖(204)
从《使徒行传》2:1-41 浅析路加的文学造诣 经敏华(220)

希伯来圣经研究

- 如何阅读希伯来先知书 [美]谢大卫(234)
当代《约伯记》研究 [新加坡]潘朝伟(256)
《路得记》:危机与角色转换的互动 莫铮宜(283)

圣经的政治阅读

- 特里·伊格尔顿:《路得记》中的阶级斗争 ... [澳]罗兰·博尔(296)
耶稣政治人格的道德特征 靳凤林(326)

女性主义圣经研究

- 背负他者:一种激情的怜悯
——对《路加福音》10:25-37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澳]安·埃尔维(337)
菲奥伦查对女性主义圣经诠释学的贡献 马月兰(357)

圣经与神学

- 从一神论到一世论
——对终末之身体复活盼望的一种神学诠释 余亮(378)

认识名家

- 历史与文化记忆:
罗纳德·亨德尔的圣经诠释 田海华(397)
- 编后记 (415)
投稿须知 (418)

CONTENTS

MONOGRAPHIC STUDIES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n the West	Leland RYKEN [USA](2)
Northrop Frye between Archetype and Typology	Robert ALTER [USA] (20)
Contemporary Scenery of Multi-Biblical Criticisms	LIANG Gong(38)

THE BIBLE &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Thought of Derrida's "Des Tours de Babel"	LU Yang(60)
Bible Translation Studies: Basic Issues and Methods	REN Dongsheng(78)
Bible Translation in Light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Serial No.11 on Translator Behavior Studies)	ZHOU Lingshun(91)
The Eco-features of <i>Authorized Version</i> 's Translation Participants	GAO Yuxia & REN Dongsheng(102)
Lexical Translation Factors in William Edward Soothill's The New Testament in Wenchow Colloquial	YANG Jie(112)

THE BIBLE & LITERATURE

- Russification of the Bible: Ancient Ross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ition to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LIN Jinghua(125)
- Reinterpreting the “*Aqedah*” Motif in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 ZHONG Zhiqing(167)
- The Spirit of Christmas and Love of Jesus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MENG Linghua(187)
- Janet’s Repentance* and the Gospel Narratives XU Ying(204)
-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Literary Capabilities of Luke
through Acts 2:1–41 JING Minhua(220)

HEBREW BIBLE STUDIES

- How to Read the Hebrew Prophets David L. JEFFERY [USA](234)
- Recent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Job PAN Chou Wee [Singapore](256)
- The Book of Ruth: Reciprocal between Crisis
and Role Transformation MO Zhengyi(283)

POLITICAL READING ON THE BIBLE

- Terry Eagleton: The Class Struggles in Ruth Roland BOER [AUS](297)
- The Moral Characters of Political Personality of Jesus JIN Fenglin(326)

FEMINIST BIBLE STUDIES

To Bear the Other: Toward a Passionate Compassion (An Ecological Feminist Reading of Luke 10: 25–37) Anne ELVEY [AUS](338)
Fiorenza's Contribution to Feminist Hermeneutics MA Yuelan(357)

THE BIBLE & THEOLOGY

From Monotheism to Monocosmism: A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chatological Hope of Bodily Resurrection YU Liang(378)
---	---------------------

WELLKNOWN SCHOLARS

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Ronald Hendel'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IAN Haihua(397)
---	------------------

AFTERWORD	(415)
NOTE TO CONTRIBUTORS.....	(418)

“作为文学的圣经”在西方^{*}

[美]勒兰德·莱肯

内容提要:两千年来,圣经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是出类拔萃的著作。“作为文学的圣经”这个概念来自圣经本身,从圣经本身能看出它作为一部文学著作的性质。该概念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18、19世纪对圣经的宗教性理解逐渐消减,相应地,圣经经常被仅仅视为文学著作。在20世纪文学中,圣经依然是被参引最频繁的书。对“作为文学的圣经”的学术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期,那场运动由英美文学教授们注入了活力,是他们发现了潜在的可能性,能把自身在文学课堂上常用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圣经研究。

关键词:作为文学的圣经;文学著作性质;圣经研究

* 本文是勒兰德·莱肯教授应本刊邀请原创的专稿,译成汉语以飨读者,并向莱肯教授表达敬意。——编者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n the West

Leland RYKEN [USA]

Trans. LIANG Gong

Abstract: For twenty centuries, the Bible has been the preeminent book in Western culture. The idea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begins with the Bible itself. We can look to the Bible itself to see the nature of a literary book. The concept dates from the Renaissance.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religious view of the Bible gradually waned, and correspondingly the Bible was often regarded as a work of literature only. The Bible remains the most frequently referenced book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academic study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begins at the start of that century. The movement was energized by professor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who saw the potential in apply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y often adopted in their literature courses to the biblical studies.

Key words: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nature of a literary book; biblical study

两千年来,圣经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是出类拔萃的著作。在讲英语的国家和文化中,它迄今仍占有这种位置,虽然程度有所降低。耶鲁大学教授乔治·林贝克(George Lindbeck)如此评价它的地位:“直到最近,对于传统上西方国家那些生活在圣经语言和意象世界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超越所有著作的文献依然是圣经。圣经的故事、形象、观念模式、措辞方法渗透了西方文化的每一个

角落。这部经典中的词汇无处不在,以致西方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对圣经文本的再创作。……因为所有的经验,包括来自古希腊罗马等其他宗教的神圣文献,都被纳入了圣经的结构中。”^①

本文意在提供一部简史,用以说明林贝克所描述的现象。我将述及两部历史,首先是“作为文学的圣经”这个概念的宽泛历史^②,其次是最近数百年发生于英美大学中的对于“作为文学的圣经”的学术研究。

“作为文学的圣经”概念的起源

“作为文学的圣经”这个概念来自圣经本身。圣经的作者们动笔写作时已将娴熟的技巧运用于所有文学类型——箴言、谚语、史记、怨言、哀歌、神谕、启示、比喻、歌曲、书信,以及其他诸多文类。圣经中的某些形式与流行于其周边文化中的文学类型相一致。例如,“十诫”的形式与古代近东君主强求其附属国执行的宗主国条例大同小异。《新约》中的书信尽管有其独到之处,依然表现出与当时希腊罗马书信的诸多亲缘关系。《约翰福音》卷首对基督的赞美回应了希腊的“宙斯赞美诗”,以往三百年那种诗歌在古典世界曾广为流行。

所以,仅从圣经本身就能大致看出它作为一部文学著作的程度。圣经的几乎每一页都富于文学技巧,为了充分理解其所有单篇文本,我们有必要将圣经读为文学著作。《传道书》的作者得以

① George Lindbeck, “The Church’s Mission to a Postmodern Culture”,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hristian Faith in a Pluralist World*. Ed. Frederic B. Burnham, Harper and Row, 1989, 37–55.

② 在一篇独立论文中我只能论及作为文学的圣经史上的若干要点。欲了解其详尽历史,可查阅大卫·诺顿(David Norton)的两卷本著作《作为文学的圣经史》(*A History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向着圣经那部文集的其他作者们讲论,他在全书临近结尾处的一个自我塑造段落中写道:“他既揣摩,又考察,也编撰了许多箴言,……要搜寻那可喜悦的言词。”(传12:9-10)其间就有一幅作者肖像,那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作家和文体学家。

英语文艺复兴

正当中世纪英语诗人和作家在其著作中运用圣经之际,我们所知的“作为文学的圣经”概念在(16—17世纪英格兰的)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出现这个概念的原因之一,是直到16世纪圣经英文翻译才以某种引人瞩目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那之前,拥有一部英文圣经抄本事实上是被禁止的,以致毫不奇怪,那时圣经并非广为人知。各种英文译本在整个16世纪接连涌现,至《詹姆士王译本》于1611年行世而达到高潮。从那时以后,《詹姆士王译本》就成了英语使用者和英美博学之士心目中的“圣经”。《詹姆士王译本》本身就是英语文学的最高成就。

自16世纪开始,西方的圣经文学概念是由两条彼此平行的线索构成的。一条是圣经在想象性文学中的存在——圣经就其书面形式而言非常富于文学意味,即是说,它类似于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文学作品。^①另一条线索则是人们如何看待作为一部文学著作的圣经本身。

我先来讲述圣经在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存在。圣经就其字面

① 卷帙浩繁的著作论述了圣经在特定英美作家笔下的存在。以下两部综合性论著提供了宏大的总体性视野:David Jeffrey, ed.,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Grand Rapids: Willliam B. Eerdmans, 1992, 以及Rebecca Lemon et al.,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Bible in English Literature*. Chichester, UK, 2009. 欲进行快速纵览,可参见Leland Ryken, *The Legacy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Wheaton, IL: Crossway, 2011。

样式而言是非常富于文学意味的,这样说须观察一批作家诗人。莎士比亚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巅峰人物,探讨莎剧与圣经关系的著作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对原初资料做出精确考据的是纳希·沙欣(Naseeb Shaheen)的著作《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圣经资料》^①,沙欣逐一分析了莎剧中大约一千两百处圣经资料。他的思路不免守旧,因为那种资料的总量几乎肯定会接近两千处。莎剧中多次使用《创世记》开头四章的材料,以致学者们通常论及这样一种影响:莎士比亚必定能背诵那些章节。莎士比亚曾引用18部《旧约》经卷和18部《新约》经卷。

在随后一个世纪,约翰·弥尔顿的诗歌提供了一类诗人的主要范例:将圣经如此规则地编入其诗作,以致我们能说,倘若离开圣经,其作品就不复存在。先看弥尔顿的三部主要诗作——《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其故事线索和基本内容都直接取自圣经。但这只是弥尔顿对圣经最明显的借用,他的抒情诗中也充满圣经典故。弥尔顿的现代传记作者帕克(William Riley Parker)指出,弥尔顿从英文圣经中选择了《詹姆士王译本》,那个译本的“措词、意象、韵律很早就成为其作品的构成部分”^②。

17世纪另外几位英国诗人也提供了同样出色的范例,表明圣经在他们笔下如何显示为文学作品。其中之一是约翰·多恩(John Donne),他的宗教诗歌表现出中世纪冥思传统的影响,其间某人先“构思一个场景”,设想他(或她)本人出现在圣经记叙的某个事件中。在一首十四行诗里,多恩就曾设想他来到历史尽头的最后审判中(“在那圆形地面的梦想之角”),而随后的冥思是对圣经材料的再组合。多恩的友人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是一

① Naseeb Shaheen, *Biblical References in Shakespeare's Plays*. 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99.

② William Riley Parker, *Milton:A Biogra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10.

位玄学派诗人，其诗与圣经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性，以致《乔治·赫伯特与圣经》一书的作者认为：“在赫伯特的《圣殿》中，没有哪首诗甚至哪行诗不使人想起圣经。《圣殿》的读者也能被理解成圣经的读者，二者乃是起步于一部共同的历史和话语。不具备某些圣经知识，人们在《圣殿》面前会寸步难行。”^①

17世纪末叶，我们在约翰·班扬那里发现一个宗教小说家和寓言作者，其作品中充满了圣经意象。数百年来，包括现代学者所做的编辑，都习惯地称之为《天路历程》，那部书的页边注释指明了既定段落的圣经出处或典故。^②只需浏览一下这种编辑本，就能证实历史学家约翰·格林(John Green)的著名论断：“圣经已经如此彻底地进入了班扬的人生，以致人们觉得，圣经中的术语本是班扬思想的自然表达。他生存于圣经中，圣经语词成了他自己的话语。”^③

与文艺复兴作家在其创作中运用圣经现象并行存在的，是文学及宗教研究者日渐达成的共识：圣经本身就是一部极富文学性的著作。英国诗人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写出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诗辩》(*An Apology for Poetry*)，为文学进行辩护，其主要论点之一即圣经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典范：大卫的诗篇是“圣诗”，圣经的预言“充满诗性”；他还列举耶稣的比喻，表明它们体现出文学的根本原则。

在接下来的世纪，约翰·弥尔顿进一步确认了不断被人接受的共识：圣经本身乃是一部文学巨著。他在其散文著作《教会管

① Chana Bloch, *Spelling the Word: George Herbert and the Bib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

② 《天路历程》的权威版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60; ed. Roger Sharrock)出版，是在页边列出圣经参引的学术性编辑本的典范。

③ John Green,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转引自 Norton, *A History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1:307。

理的理由》(*The Reason of Church Government*)中提出,圣经抒情诗(歌曲)“不仅就其神圣论辩[主题因素]而言,而且在真正关键性的写作艺术方面,都能在所有类型的抒情诗[一般而言的文学,包括古典文学]中轻易地突显出来,显得无可比拟”。换句话说,圣经诗歌在已有的作品中是最优异的。

浪漫主义运动和19世纪

在我所讲的故事中,下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是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时期。我将基于所选作家、评论家与圣经的关系,再次粗略勾勒那场运动的轮廓。文艺复兴作家对圣经的借鉴是其基督教信仰的某种表达,但对于英美的浪漫主义作家而言,同一件事便不复存在。他们大体上将圣经视为一部文学作品,而回避其内容所传达的宗教信仰。

要讲述浪漫主义作家对圣经的激情,最好始于他们对圣经的评论,继而分析圣经对其创作的影响。在所有涉及圣经的论述中,最有名的论断之一出自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他说,圣经是“伟大的艺术代码”(the great code of art,《拉奥孔》)。这种判断方式表明,在他看来,圣经首先是一部想象性著作;进而,存在着某种涉及圣经的原型,所以借助于考察圣经,能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原理。在一位早期传记作家看来,布莱克的“最大乐趣是从圣经中得来的,圣经是他所珍藏的著作”。布莱克的一位同时代人称他为“最痴情的圣经崇拜者”^①。一份名为《布莱克实录》(Blake Records)的文件表明,圣经是他使用率最高的英文著作。^②

我们还应注意罗伯特·洛斯(Robert Lowth)的影响,他是牛

① 这两处均转引自 Norton, *A History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2:147。

② Norton, *A History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2:146.

津大学教授，英格兰教会主教。他活动于18世纪，在随后一百年发生了广泛影响。他论述《希伯来圣诗》的文集在揭示希伯来诗歌的特征方面是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尤其重要的是，他探索了圣经诗节的基本形式平行体的构成，以及意象在圣经诗人常用习语中的重要性。洛斯的成果使人不得不将圣经视为一部彻底的文学和诗歌著作。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接受了这种圣经观念。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枕边一直放着两本书：马丁·路德的《桌边谈话》(Table Talk)和《詹姆士王译本》。^①他的两个圣经版本流传下来，其中一个写满了批注。^②正是在这种熟谙圣经的语境中，柯勒律治自称：“较之所有其他著作，圣经的语词将我带入更高深的生存境界。”在另一处，他以反诘式修辞提出：“你曾遇到过任何著作，能如此频繁而深邃地进入你的心灵吗？”^③

浪漫主义者从圣经中看到了他们用以评判文学的种种真正品质。作为一部古代著作，圣经拥有人们称道的原创性。圣经的世界是一种最显著的自然界，其大量篇幅都如同浪漫主义者对大自然的书写。圣经那激发情感和想象力的力量是无以匹配的，而浪漫主义者盛赞情感。最后，浪漫主义者追求崇高，他们在圣经中发现了崇高。

了解了圣经的这些特点，便不难从英美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随处看到圣经的影响。先看美国小说家霍桑(1804—1864)。关于霍桑如何受到《詹姆士王译本》的影响，菲尔兹(James T.

① Daniel M. McVeigh, “Coleridge’s Bible:Praxis and the ‘I’ in Scripture and Poetry”, *Renascence* 49 (1997):191.

② Norton, *A History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2:159.

③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fessions of an Inquiring Spiri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43; and *Notebooks*, 转引自 David Norton, *A History of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63.

Fields)提供了一份最佳的索引,他曾将霍桑的文学成就编辑成册并出版。菲尔兹提出:“霍桑是一个勤奋的圣经读者。有时,我按照自己那无知的做法,会寻找他使用每个语词的依据,而他几乎总能将我引向圣经,那是他的权威之所在。”^①从霍桑最著名的作品《红字》中常能看到圣经的影响。其想象如此彻底地受到圣经影响,使人觉得《红字》的许多重要情节结构中都有圣经的影子。一如弥尔顿,霍桑也擅长仅仅以圣经故事为基础来构思其全部场景。狄蒙斯代尔牧师因罪恶引诱而肉体堕落是一种被放大了的叙述范例,早已由《诗篇》32:3-4做出真实概括:“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整天唉哼,以致骨头衰残,因为你的手昼夜重压在我身上。”狄蒙斯代尔终于得到宽恕的忏悔场面则是《雅各书》5:16的实现:“你们应当彼此认罪,……这样就可以得痊愈。”这两节经文堪称整个故事运行的轴线——未经忏悔的罪孽是问题的症结,罪孽一经忏悔其毒性就会解除。

狄蒙斯代尔在刑台上忏悔罪孽的著名场面实在汇入了不少圣经元素。他让海丝特与其共同站在刑台上,说:“……以主的名义,如此令人敬畏又如此仁慈的主,他在其最后时刻向我施恩——为了我自身那沉重的罪孽和可悲的痛苦——让我去做七年前我阻止自身做的事……”稍后又说:“感谢在此引领我的主!”接着说:“上帝是仁慈的。”并对齐灵沃斯说:“愿上帝饶恕你。”狄蒙斯代尔的临终之言是:“倘能消除这些苦难,我愿永远消失!主的名是可称赞的!要成就他的旨意!别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典故是“要成就他的旨意”,它回应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路22:42)

霍桑的同时代人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① James T. Fields, *Yesterdays with Authors*. 1871; rpt.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25, 94.